

国际

来稿邮箱 gjb@jirbs.cn

入境游新观察

老外

来

最近这段时间,“去中国避暑”的话题频频登上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榜。打开评论区,满眼尽是外国网友的留言:“中国的夏天也太舒服了!”“求组团!”

让人意外的是,外国游客“画风突变”:

以前外国游客来中国,往往都要到北京故宫感受中国古代建筑的恢宏壮丽,去上海陆家嘴拍摩天大楼和城市天际线,或是去广州、重庆、成都等大城市游览,流程走完就算打卡成功。但今年夏天,蹲在中国小城街头啃西瓜、坐在古城河边喝茶、跑到夜市排队撸串,才是最酷的玩法。

途家民宿的数据印证了这一变化。2026年上半年,外国游客入住了全国330座城市的民宿,实现全国省级行政区全覆盖。其中,新疆乌鲁木齐的入境民宿订单同比增长60%,山西临汾、贵州六盘水均增长57%。此外,今年暑期,外国游客民宿的平均入住天数涨至4.7天,与北上广酒店入住天数几近持平。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不限于国际都市、不扎堆知名景点,反而更喜欢找个小县城,像个当地人一样真正在这里生活几天。

外国游客为什么集体“奔县”?首先,需求升级。相关调查显示,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,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越发深入。即便许多人是第一次来中国,对中国都市、中国品牌、中国产品也并不陌生。相较而言,东方本土文化对许多人来说更有吸引力。

此前中国旅游研究院入境游客满意度专项调查显示,超六成的受访者将“体验中国文化”作为来华旅行的主要目的。多位受访者表示,大城市固然繁华,但国际化程度高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本土味道的稀释,反倒是县城和乡村保留了最真实的生活节奏和最鲜活的传统风俗。有一些受访者还特别提到,中国乡土小说中描绘的赶大集、看大戏“好像很有趣”,特别想试试。

一位意大利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就很有代表性。在发布帖子之前,这位名叫马蒂亚的游客刚刚在浙江宁海县前童古镇吃了一顿长桌宴。这一别样体验让从小就习惯了分餐制的马蒂亚颇感新奇,更别提各种菜肴还超级美味:“中国很摩登,有很多现代城市,也有很多古老村庄。我觉得,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。”

其次,基础设施助攻。如今,全国约90%的县级行政中心实现了30分钟上高速,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到97%,曾经需要辗转多次才能抵达的古镇、村落,现在纷纷一站直达。与此同时,外卡支付和外币兑换正逐步向县城下沉,民宿老板会用翻译软件和外国客人交流,景区小程序也多了英文界面——县城从不方便去的“他处”变成了随便去、住得下、玩得开的“周边”。

最后,避暑需求也功不可没。今年全球多地出现破纪录高温,不少人被迫24小时处于“蒸煮模式”中,苦不堪言。中国不仅有云贵高原、高山草甸这样的避暑胜地,更有无处不在的空调系统。拥有百万粉丝的中法家庭博主“中法洋米家”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的视频里说:“在中国住酒店,晚上甚至要盖被子,室外是盛夏,进屋就入秋。”不少外国游客落地的第一站也不是景区,而是电子产品卖场,便携小风扇、冰感喷雾等成箱购买,这些中国制造的“消暑神器”是他们最有面子的回国伴手礼。

从“看新闻里的中国”到“用脚步丈量中国”,从“City walk”(游历城市)到“Country walk”(游历中国),从“买中国的空调”到“来中国吹空调”——当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县城,留在他们记忆中的,不再仅仅是那个现代化的中国,还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、一个烟火气满满的社会以及一群友善勤劳的人们——这是中国的魅力,也是中国故事的温度。



脑洞

大模型“越狱”叩问安全底线

杨啸林

当很多人还把《终结者》当作科幻惊悚片时,美国人已经噩梦成真。

这场惊掉科技界下巴的事件,始于7月中旬。当时,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(AI)开源平台“抱抱脸”(Hugging Face)发现其系统遭到入侵,攻击者在短短一个周末执行了超过1.7万次自动化操作,窃取了内部数据集和多个服务凭证。

Hugging Face重建完整的“攻击时间线”后发现,与以往任何网络入侵都不同的是,这次攻击从头到尾由人工智能体(AI Agent)系统自主驱动,“肇事者”是好几个来自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(OpenAI)的“失控大模型”。

故事要从一个叫ExploitGym的安全评测说起。这是个公开的网络安全能力基准测试。根据资料,它收集了898个真实漏洞,可用来专门考察“AI模型能否将已知漏洞转化为实际攻击”。

为测试自家模型的能力上限,OpenAI把已发布的最强模型GPT-5.6 Sol和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共同送进“考场”。按照设计,这场考试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“沙箱”中进行,即不能上网、不能获取外部信息,只能靠模型自身的本事“解题”。

但接下来发生的事,连OpenAI自己都没想到。

这些模型花费了大量推理算力,在沙箱内反复寻找突破口。结果,它们发现了第三方软件代理缓存中的“零日漏洞”,即连软件厂商自己都不知道、没有任何补丁的安全缺口。借助这个漏洞,它们成功拿到了通往互联网的钥匙。

成功联网后,模型继续推论:Hugging Face的服务器上大概率存有ExploitGym测试相关的开源数据集和标准答案。于是,它们利用窃取的凭证和更多零日漏洞,直接从Hugging Face服务器的生产数据库中提取了测试答案。

这波操作翻译成大白话就是:模型参加考试,觉得题目太难,于是自己“越狱”,“黑”进了出题方的保险柜,并偷走了答案。

OpenAI用了很有画面感的词来形容这种行为——“tokenmaxxers”(词元拉满)——为了达成目标,这些模型会不惜代价消耗推理资源,表现出一种“不择手段”的行为模式。

此事在美国网络上迅速炸开了锅。流传最广的一种解读颇有点“黑色幽默”的味道:“AI能有什么坏心思”,就是“太想进步了”。不少网友把它比作冲刺关键绩效指标(KPI)的

“打工人”,为了完成目标任务,展现出了超越想象边界的执行力。Hugging Face联合创始人德朗格得知真相后也不禁感慨:“想到这一切都是AI自主完成的,实在令人震惊!”

然而,更理性的网友已经从中看到了风险,直言这简直就是《终结者》的现实预演。电影里的“天网”(Sky-net)原本是人类开发的超级防御系统,产生自我意识后却迅速将人类判定为威胁,为“自保”主动发起战争。那股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”的劲儿,与此次“肇事”的大模型如出一辙:目标超清晰、能力“绝绝子”(网络流行语,意为“极致”)、路子还够野。

还有科幻迷们联想到了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提出的“机器人三定律”:其最高目标是保护人类;三条限制性规则分别是,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,必须服从人类命令,在不违反前两条定律的前提下保护自身。

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,“三定律”多次被机器人以“钻空子”的方式绕过——字面上没违背,实际行为却已偏离了人类的初衷。

比如,电影《我,机器人》(原名《I, Robot》,也被译作《机械公敌》)中的中央AI“VIKI”就是典型;当“VIKI”发现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时,她果断选择了确保最高目标实现,而

将三条底线置于脑后——于是,它限制了人类个体,发动了“善意反叛”。

本次事件与电影剧情惊人相似。模型的最高目标是“完成测试并拿高分”。当目标与“不得突破沙箱”等限制性规则发生冲突时,它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:真正的风险可能并不来自主观恶意,而是笃定的目标与极致的执念。

这并非GPT-5.6 Sol首次表现出越界行为。在此之前,已有大量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投诉,这款模型在未经询问的情况下擅自删除用户的文件、数据乃至整个数据库。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评估也显示,GPT-5.6 Sol这类模型正变得越来越擅长“在较长周期内执行复杂、多步骤的网络攻击行动”。OpenAI则在声明中更直白地承认: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的情况下,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,并持续执行复杂网络操作。

这次事件标志着AI安全防护进入了全新阶段:过去的重点是防范人类利用AI作恶,现在的重点则变成了防范AI为完成目标自主突破人类设定的边界。如何应对这种“不择手段”,或将成为接下来科技发展最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
在逆风中携手前行

高文成 张家伟

英国汉普郡夏日天空湛蓝。伴随着发动机轰鸣声,一架战机以近乎垂直的姿态快速爬升,随后完成空中翻转,在天际画出一道优雅的弧线。

两年一届的范堡罗国际航空展7月20日至24日在这里举行。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航空产业盛会之一,今年航展吸引了全球1600多家参展商,展区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,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。这里汇聚了整机制造、发动机、材料供应、维修服务、航空电子、数字化系统和绿色航空技术等领域的企业,几乎覆盖整个航空产业链。

穿过一个个展台,中国元素越来越醒目。中国商飞展台前,C909、C919机型以及正在研制中的C929宽体客机模型整齐排列。不时有海外航空业内人士停下脚步,俯身观看模型,与工作人员交流飞机性能、市场布局以及未来合作机会。

就在展台旁,记者遇到了商业顾问杰夫·特罗安,这位航空资深人士曾负责管理价值20亿美元的全球项目组合,对国际航空产业链有着长期观察。“中国员工、中国制造技术以及整个制造业的发展速度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”特罗安说,如今中国已经开始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航客机,“中国制造的客机可以成为波音737 MAX和空客A320系列的有力竞争者,而且成本更具优势”。

更让特罗安关注的,并非一架飞机本身,而是一整套产业能力。他说,中国不仅展示了飞机产品,还展示了物流和航空维修业体系。谈及国际合作,特罗安说:“航空产业很难做到完全垂直一体化,这个产业本身就是全球合作的产物。”类似的观点,在空中客车展区同样能够感受到。作为全球航空巨头,空客在范堡罗拥有面积最大的展区之一,工作人员不断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。

空客全球高级副总裁、空客中国民用飞机商务负责人王雅告诉记者,中国已成为空客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别市场。截至今年5月底,空客在中国内地在役机队达到2334架。1985年,中国引进了其第一架空客飞机。从天津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,到成都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,再到不断扩大的中国供应链,空客已在中国形成涵盖生产制造、服务保障和产业协作的完整布局,中国也成为空客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王雅认为,空客不仅把先进制造带到中国,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,在中欧产业合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。

“真正伟大的合作,不只是在顺境中一起前行,更是在逆境的时候,大家依然能够携手前行。”他说,“真正好的桥梁,也不只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才发挥作用,而是在风吹雨打的时候,依

然能够连接彼此。”

近年来,美国频频挥舞“关税大棒”,地缘政治因素不断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。航空产业作为典型的高端制造业,涉及整机制造、发动机、航空电子、复合材料、精密加工等众多环节,没有任何一家企业、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全部产业链。正因如此,合作始终是这个行业最鲜明的底色。

据路透社统计,约20家中国企业参加今年的范堡罗国际航空展,展示从钛海绵、钛锭等航空金属材料,到陶瓷刹车片等关键零部件的产品,覆盖航空制造产业链多个环节。航空分析师约翰·斯特里克兰观察到,中国企业正积极拓展国际联系,介绍产品、展示能力,体现出进一步融入全球航空产业体系的意愿。

斯特里克兰说,全球航空公司期待中国厂商能够提供可靠、性能优异的飞机,并逐步建立覆盖全球的维修、服务和运营保障体系。

飞行表演结束后,人群渐渐散去,但展馆里的洽谈仍在继续。在范堡罗国际航空展上,人们看到的不是产业链“脱钩”,而是全球航空产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寻找新的连接点。

或许,这正是最值得记录的一幕: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阴影之下,航空产业依然用一场场跨越国界的合作告诉人们,真正能够飞得更远的,从来不是单打独斗,而是开放协作。

(据新华社电)

本版编辑 韩叙 王一伊 美编 倪梦婷